

## 咏春三首 □合肥 张武扬

## 黄莺儿·揽春

涨痕环绿芦烟渚。揽秀啾喧，风暖樱香，芭蕾初擎，软卷烟树。唯却看乱吹花，欲寄梅村渡。半湖霞染天风，一道青山，同日云雨。

延伫。乍朗日喷金，叶润凝晞露。伟阔遥天，气象无边，波光远尘含吐。当蓼岸绿蘋栖，陇野芳菲驻。数寄雁字新诗，题咏春深处。

## 鹧鸪天·唤春

玉破梢头苔径迷，绿鬟琼蕊映花低。烟沉唤醒海棠晚，水绕惊回梁燕飞。

呼野意，数归期。斜风细雨裹香吹。驱除霾翳三千丈，彩笔青溪不误时。

## 蝶恋花·访春

黛瓦粉墙篱影外。石板溪斜，骤雨腾虹气。水口涧流游锦鲤，古村阡陌探嘉卉。

月牖帘栊霓彩媚。民宿新醅，山色拌乡味。红豆虬枝擎蓊蔚，吹凉庭院谁扶醉。

## 万年长青的思念 □淮安 仇士鹏

小时候，家里有一盆万年青，它是母亲从垃圾箱里捡回来的。一片片长叶泛着油亮的深绿色，紧紧地簇拥在一起。它没有其他盆栽的青翠秀美，却独具一种沉稳的坚韧。母亲那时虽才四十多岁，但已满头白发。因为自幼腿部便有残疾，而高血压和心脏病更是纠缠了她一生，所以母亲的身子骨一直很虚弱。但她仍像个陀螺一样，兜兜转转一刻没有停下。淘米、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大大小小的杂事在她手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掌纹，一年又一年。

儿时的我并不懂事。因为家里比较清贫，所以父母一直身体力行着省吃俭用。记得有一年中秋，学校要求我们从家里带一盆花。同学们都是在学校门口的小贩那儿买菊花，我没有零花钱，便回去问母亲要。“街上卖的花多贵啊，而且买了也没什么用，不要买。”母亲连连摇头，“家里不正好有盆万年青嘛，你带过去就行了。”“老师让带的是花，那不是个草吗？”“那个怎不是花啊，就带这个，不要上街去买，你爸爸挣钱也不容易啊。”我还是不放心，特地翻了翻词典，看到上面提到了花为浅黄色才放心——能开花那肯定就是花了。

下午，我小心翼翼地捧着万年青来到学校。同学们已经把菊花排成了三排。整个教室都明艳艳的，分不清是阳光的灿金还是菊花的明黄。我刚把万年青贴着门放下，班长就皱着眉头问道，“你就带了一盆草啊？”“那就是花，我查过字典了，它会开花的。”“那你等它开花了再带过来。”全班哄然大笑。我突然觉得菊花黄得分外刺眼，低下头，却发现万年青好像也在看着我，相顾无言。

回家的路，每走一步，便有一滴泪水落在万年青的心底，它牵拉着叶子，躲在我的怀里。到了家，我已经完全忍不住了，边哭边咳嗽，大声地质问母亲的吝啬。母亲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轻轻拍着我的后背，小声安慰我。等吃完饭，我不经意向厨房一瞥，母亲正双手按着洗碗池，身子轻轻地颤抖，啜泣着。那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哭，也是唯一一次见母亲哭。我一时间不知所措。我是能够理解母亲的辛酸的，也正是能够理解，所以那一刻的自责与痛苦才更加深入骨髓——母亲被我质问的时候肯定是痛苦的，但当时她心里唯一的想法只是去安慰我，抚平我的伤痛，为此，她宁愿把这份痛苦转嫁到她身上，哪怕这样会让痛苦加倍。只有当我平静后，才会一个人默默消化所有的伤痛，而为了她的儿子，她还要躲到没有人注意的角落，才能放心地让眼泪流下。可是我呢，却只为了了一件不值一提的，原应该不久后就会被我遗忘的小事，而在母亲伤痕累累的心里又撕开淋漓的伤口，即便这样，她还是紧紧握住我，握住她最冰冷的孩子。

如今，母亲离开我已经七年了。家里的万年青没有母亲的打理，也早已经枯萎。或许，它比我更有孝心吧，怕母亲一个人在天上孤独，便甘愿枯萎了凡世间的根，把一片片长叶当做翅膀，飞去了母亲的身边。应该是这样吧。

## 一页鸟鸣 □肥西 王琼

推门见树，听见树上啾啾的鸟鸣，是一件从眼到心都美好的事。院子里有树，香椿、棕榈、梔子、桂树。梔子树矮些，香椿、棕榈、桂树都是高过屋顶的大树。树大招风，也招鸟，几棵树成了鸟的乐园。

树和鸟是朋友，它们是相互成全的。有了鸟的树，才生动起来。有人说，鸟是树的花朵，而且是会跳会唱的花朵。这比喻美妙、贴切。而树站得稳稳的，任由鸟跳跃、嬉闹，衔来细枝和草，把窝巢搭在它的枝桠间。我常常想：树和鸟一定有默契的，鸟理解树的沉默，树也听懂鸟的语音。它们原是大自然最好的安排。

来小院的鸟，除了麻雀，我只认识珠颈斑。珠颈斑灰色的羽毛，圆圆的头，机灵的眼，背羽层次分明，最明显的特征是脖颈上一圈黑底白点的毛，像是珍珠项链。有一种白肚黑背黄嘴的鸟，起先以为是燕子，因为燕子的谜语“白肚皮，黑羽毛，尾巴像剪刀”，再看它的尾巴，哪里是剪刀，站在树枝上展开时分明是一把漂亮的小扇子，中间黑色，两边是对称的白色。它的声音很好听，于是想到了乌鸫鸟。再问问度娘，有白肚子的乌鸫吗？回答说，有的。就当它是乌鸫鸟了。

这些鸟都是我尊贵的小客人，它们的到

来，让我的窝家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。它们跟在春天的身后，陆续到达，在沐着阳光的树间高高低低地腾挪扑飞，细枝也跟着摇动，阳光在绿叶上闪耀。小鸟翅膀扑棱的声音和悦耳的鸟语让寂静的小院热闹起来。它们来小院总能寻觅到吃的，因为树上的人都可以吃：香椿芽、桂花、梔子花、棕鱼——即棕榈树结的嫩花。

被鸟鸣声打动是一个美好的清晨。那日，灿烂的阳光洒满小院，屋里也明媚起来。春天的气息隔着阳台的玻璃也感受到。忽然就听到悦耳的鸟鸣，不是一只鸟，更不是一种鸟，有的短促，有的长串，高高低低，欢快婉转，清亮圆润，让人想到山泉、珍珠、滴露。有一只嗓门又大又亮，我听它叫：“叽叽叽、喳喳喳。”好听得。想到象声词“叽叽喳喳”就这么来的吧。耳朵成了房子，满满的天籁之音。我凝神静听，恍如置身森林中。

从前匆匆的日子里，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鸟们，也不曾留神这么动听的鸟鸣。被忽略的美好还有多少？大自然的礼物，须留心才能收到。日历一天一页，这一页鸟鸣，我要细细地收藏，把它夹在春天的册子里。

## 父亲的粉笔字 □潜山 董本良

父亲是农民，一辈子与泥土为伴，却写得一手好字，尤其喜欢在老房子的木板墙壁上书写。如：为官要为民，赃官当不成；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；不攀玉堂金马，只盼孝儿贤媳，等等。在他去世后的三年，通过母亲零零碎碎的叙述，透过板壁的粉笔字，我才真正了解了父亲。

父亲是新中国农村的第一批高小学生，读过一些古诗词，会打算盘，什么“大九规、小九规”之类，可能那时也是个能写会算的人了。他在墙上的粉笔字曾经让乡里的文化干事看中，要选他去做点什么，而来生产队协商时，队长却不答应：他家的小孩多，谁做事养活？即将到来的幸运就这样溜走了，母亲说父亲好像对这事不是太难过，因为他也笃定认为家庭负担重，不做农活拿工分得口粮，未必是好事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宣传、文艺活动多，风一样呼啦啦就刮到农村。父亲为一个演出活动写了一张通知，他好看的行书被搞宣传的乡卫生院院长赏识，随后被通知到卫生院培训三个月，就在生产队做了“赤脚医生”。没有工资拿工分，但好景不长，大队要裁掉几个赤脚医生，其中就有我父亲。母亲说，爷爷、奶奶要求庄稼人种好田就行，不赞成他当村医，父亲自己当时好像也无所谓，只是变得少言寡语。在父亲去世后，我收拾遗物，却找到包裹严实、医用的钳子和镊子。

母亲说过，父亲晚年耳朵基本失聪。听力受限，言行反应就慢了，往往是别人交谈得欢天喜地，他还不知咋回事，有时他就只能通过人们的表情猜测话语、话意，和他说话得吼着才能进行，时间长了慢慢就让人疏远，自己也自卑与人交谈。

光阴荏苒，时光飞逝，我们长大了，各自成了家，父亲因为听力问题，和我们交流就更少了。现在再看他的粉笔字，其实就是书写在我们兄弟姊妹的每一个重要的环节上，比如婚、嫁、提职等。他就是通过在板壁上的粉笔字和我们交流人生的心得，让我们去体味生活的不易，可当时我们都没有认真观看思索。

我二十九岁时，他听说我升了职，在我进卧室门口板壁的开关边上写（怕我看不到）：

为官要为民，赃官当不成。他当然知道乡村小干部的权力有限，但乡村干部直接和群众交往，言行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，身在农村他是感同身受的，他肯定希望他的孩子有个好出息，有个好结果，这个粉笔字不就是他的希冀心声吗？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本家堂妹写信回来说，手冻疮厉害，父亲听说后心疼不已。央求人打一副露指手套，要我回单位时一定要捎带给她。其实我要搭车绕道五十多公里，但等我赶到时，堂妹却离开了，她至今不知道有这回暖心的事。但我家的板壁知道，父亲写道：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。听了我的回忆、解读，母亲却说：在我村蹲点的蔡姓技干给父亲捎来治扭伤的药，让父亲感怀、写字记录，但不管是给人“鹅毛”还是受人“鹅毛”，一个农民的质朴、敦厚分明就写在这区区的几个字里。

我弟兄姊妹多，相居日久，难免有些疙瘩。这时他写道：今生只有亲姐妹，没有来生哥弟兄——这通俗的粉笔字里我又分明读到父亲的劝慰和不安。去世前的一年，他可能预感到大限将至，在板壁上写：不攀玉堂金马，只盼孝儿贤媳——在农村生活一辈子，在大去之时能得到所写所盼的孝悌，可能是他最后的人生愿望，可惜他的病来得太快太猛，因付出太少让我们至今心怀懊悔。

看到我拍照父亲的粉笔字，不识字的母亲告诉我，这几年他写得最多的是什么“换桃符”，她指我看另一处砖壁上，隐约可见：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——想来父亲是觉得农民的日子渐渐变好，家家户户变化很大，有感而发。是的，一定是的，他就和我谈过，现在老家没盖楼房、没买汽车的人家已经很少了。很可惜，由于雨淋，字模糊，我没能拍照保留。

父亲入棺时，我在父亲的棺木里，放了他几支未写完的粉笔，当时没有这样仔细冷静的对照思索，只是觉得他喜欢写粉笔字，给他带着喜爱的工具。三年过去了，我想父亲在那个世界一定找到了属于他的那方墙壁，那墙壁上肯定也写有很多的粉笔字，我相信那是许多的善言善语、感慨心语！

